

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結案報告書

計 畫 名 稱

大安溪流域泰雅族部落族源
與遷徙史

計畫主持人：尤巴斯·瓦旦

日期：2010/1/30

目錄	
一、泰雅族北勢(<i>painohu</i>)群族群史	3
二、三叉坑部落史	19
三、雙崎部落史	23
四、竹林部落史	35
五、達觀部落史	37
六、雪山坑部落史	41
七、蘇魯部落史	49
八、達拉灣部落史	51
九、象鼻部落史	57
十、永安(麻必浩)部落史	71
十一、大安部落史	81
十二、梅園部落史	105
十三、天狗部落史	123
結論	191

泰雅族北勢(*painohu*)群族群史

一、北勢(*painohu*)群族群簡史

泰雅族自稱「Tayal」、「Tajal」、「Atayal」、「Atajal」，原意為「人」，這是和動物分別時之識別語彙；「squliq」或「s'uli」原意也是「人」，其指涉方向為人與人之間親疏或內外之分野時之識別語彙。

泰雅族是台灣原住民中分布最廣的一族，遍居於南投縣北港溪及花蓮縣和平溪連成一線之以北地區，行政畫分上有：南投縣仁愛鄉，台中縣和平鄉，苗栗縣泰安鄉、南庄鄉(與賽夏族各半)，新竹縣尖石鄉、五峰鄉，桃園縣復興鄉，台北縣烏來鄉，宜蘭縣大同鄉、南澳鄉等七縣十鄉，幅員遼闊。其中，更有中央山脈北段多座著名的高山，包括：雪山、南湖大山、大霸尖山、合歡山、奇萊山等，綿延四十幾座海拔三千多公尺以上的美麗高山。這些高山峻嶺，正是台灣北部、東部溪流的源頭，也是孕育泰雅族人的泉源；在長久的歲月中，山脈河流自然刻畫著泰雅族人移動的足跡。泰雅族由於分布廣，各族群語言稍有相異，人類學者將泰雅族依語言系統分 squliq(賽考列克)和 s'uli(澤敖列)語系。Squliq 語系，通行範圍較廣，使用的人口較多，將近五分之三，因此，過去有關泰雅族的研究報告，多以其為根據。

相傳泰雅族 squliq 語系的發源地為 pinsbkan(賓斯博干)，s'uli 語系是 papak-wa'a(大霸尖山)，這是泰雅人在持續幾千年時空之下，斷裂性或跳躍式的記憶相傳所致，大體而言，泰雅人都知道 pinsbkan 和 papak-wa'a 兩個發源地，對此也都不會有何堅持。根據學者推測，泰雅族有可能是台灣原住民諸族中，最早居住在台灣的一族，大約距今五、六千年前。泰雅族人居住地，平均海拔一百公尺至二千公尺，總人口數為七萬五千左右(2007年)，為台灣原住民中第二大族，僅次於阿美族。

本族人古來以尚武善戰而著名，清朝時期，劉銘傳曾經派大軍入山進剿，都是慘敗下來，最後把泰雅族列為清國之化外之民；日治時期，日本以強硬武力推行五年理番政策，帶來日本和泰雅族二、三百回合大小戰役，讓日本政府既痛恨又佩服。因本族男女曾於面部施濃厚之刺墨紋面，故清代慣稱本族為「紋面蕃」，紋面是泰雅族很特殊的習俗，也是本族的標誌，代表成年、美麗、族群識別及個人成就的象徵意義，然此一風俗至二十世紀前已式微，今日(2007年)僅有八十五歲以上老人尚留有淡微之刺墨痕跡而已。泰雅族傳統上以血緣為基礎，形成部落的共軛團體(utux gaga 或 utux ni'an、utux gluw)。其頭目人選由見識高、人品高

尚、富於智略又勇猛善戰者任之。本族人大多墨守祖訓-gaga，沿襲馘首之習，與其他原住民，特別是殖民入侵者之爭鬥不已，即在同族內亦常相鬥，但在日人五年理番計畫討伐之後死傷累累元氣大損，馘首之習則在中華民國光復台灣前已停止。

泰雅族 squliq 語系之下的族群有：klesan(南澳群之半)、menibu(溪頭群)、tranan(屈尺群)、thyakan(大料崁群)、gogan(卡奧灣群)、mrkwang(馬里闊丸群)、maknazi(馬卡那奇群)、skaru(霞喀羅群)、slamaw(沙拉茂群)、sqoyaw(司考耶武群)、kinhakul(福骨群)、malipa(馬力巴群)等十二族群。s'uli 語系之族群計有：klesan(南澳群之半)、klapay(加拉排群)、cyubus(鹿場群)、ma'aw(大湖群)、mekarang(美卡蘭群)、mpenux(北勢群)、mesawlay 或 mepasing(南勢群)、plungawan(萬大群)、merinax 或 mspazi(汶水群)、ba'ala(馬巴阿拉群)等十個族群。族群的分類其實是非常鬆散，各個部落的獨立性卻非常強，部落與族群沒有從屬之分。

泰雅族的工藝向來以精湛的織布技術聞名台灣本島，其織布工藝屬於自給自足式的家庭工藝，家家戶戶的婦女都會織布，衣服之中尤以貝珠衣最為珍貴，織布工藝非常發達。此外本族也擅長藤編、結網、製瓢器等，唯本族並不製陶，亦無冶鐵工藝。

泰雅族是個平權社會，雖然有 nbkis/maraho(頭目、族長)，遇到部落有重大事情，則由頭目召集各族長、勢力者舉行部落會議決策之。本族是父系社會，傳統的命名方式採「親子連名制」，子女的名字後面，都冠上父親的名字。泰雅人崇尚祖靈信仰，以此信仰建構其 gaga 的部落組織，在社會團體中共同遵守 gaga(規範、自然法、戒律)，泰雅人的祖靈信仰連接至死亡之後的靈界，人們死亡之後必須通過 hawngu-lyutux(祖靈橋、彩虹)，再進入'tuxan(祖靈故鄉)。

泰雅族從南到北共有二十一個族群，每一個族群含有數目不同的部落，二十一個族群包括：宜蘭縣南澳鄉 klesan；大同鄉 mnibu、台北縣烏來鄉 tranan、桃園縣復興鄉 msbtunux 和 mkgongan、新竹縣關西鎮 mabutu、新竹縣尖石鄉 mrkwang 和 mknazi、新竹縣五峰鄉 meskaru 和 maibalay(paskwaran)以及 meklapay、苗栗縣南庄鄉 mecyubus、苗栗縣泰安鄉 merinax 和 mma'aw 以及 mpenux、台中縣和平鄉 mesawlay 和 mslamaw、南投縣仁愛鄉 malipa 和 kinhakul 以及 plngawan 和 b'ala 等。泰雅族每一部族在各方面都具有一定的領域。割據在各領域中，雖屬同種族間亦反目敵視而處於仇敵關係之中。其中縱為鄰接的部族亦居於敵對而不交通往來。在他們同種族之間有交通往來的部族，僅限於少數的區域，而其種族之間並無連絡，全無交涉交際存在而完全處於孤立的狀態。以

同種族之情誼在友群之間相援救的實例是少有的。泰雅族碰到異族入侵時，除同一個族群就團結一起之外，周圍的其它族群也會聯合抗敵，例如日本派兵將近 7000 名攻打李棟山，周邊泰雅族以戰役 mrkwang 為中心，mknazi 和 meskaru 二個族群也加入戰場，日本佐久間總督事後對泰雅族這個民族嘆為觀止，日本進入台灣，唯有對付這一群看似烏合之眾的泰雅族時，才動用正規軍野戰部隊和炮兵，而且死傷慘烈；日本軍隊攻打台灣中部大安流域時，受到泰雅族北勢群激烈抵抗，動用 4000 多名軍隊，打了將近三個多月才能平息，是役北勢群八個部落大小人口才 1600 名，泰雅戰士也不過 700 名，武器完全懸殊之下，雙方戰役卻打的天昏地暗。

二、日治時期的北勢群

北勢群當時屬日治時期台中廳東勢角支廳管轄，居住在大安溪上流之流域，當時由八社所成。中國人稱此部族為北勢蕃，對其南方的大甲溪方面之部族則稱謂南勢蕃。部族各稱為 painohu，蓋因大安溪溪底廣闊平坦而叫做 painohu 而取為族名者。其最近的部落 Loobugo 一社（現分為達觀部落和竹林部落）在東勢角之東北補里之處。交通有通出卓蘭、東勢及南湖，族人間之交通則與南勢群、大湖群、Kinaji 等族群有往來交通。與南勢群及大湖群有親戚關係。北勢群語言之系統大抵同如大湖群和南勢群。本部族為在中部的泰雅族中最為勇猛而著名者。民國初年北勢八社的情況可下。

（一）、Lobun 社

漢名稱謂蘆翁社。其位置散布在大安溪右岸盡尾山之東南中腹地帶以成為散居部落。當時頭目為 Abeya・Paisho，同 Shi-kau・Ba-i 二十戶所組成之集團。原居住地之名稱、位置：於大湖郡大安溪右岸，司馬限山南面中腹，但名稱不詳。約九十年前，有戶數 18 戶，人口 75 人。原居住地司馬限山南面中腹，然於約九十年前，為尋求農耕適地而移居來。大正九年（1920）七月，不滿頭目一派專橫的 9 戶人家，遷至 Temubawnay 社。大正十五年（1926）十一月，竹東郡 Taratsukasu 社有 5 戶 11 人遷來與之合併。昭和二年（1927）一月，因勢力對立及耕地關係，4 戶 13 人遷往 Mabiruha 社。明治四十四年（1910），遭受討伐，狀況與 Temubawnay 社相同。大正八年（1919）十月，因流行性感冒蔓延，病死者多，加上種種迷信驅使，與 Mabiruha、Chinmui（S'uraw）社一同逃脫到線外，並襲擊警備線及輸送路，並四處逞兇，因此遭到封鎖，大正十年四月歸順後，收容至線內。

（二）、Chinmui 社

漢名稱謂盡尾社，泰雅人自稱為 Bayanuhu 社，是平坦之義也。其位置散布在大安溪上流右岸盡尾山之中腹。當時頭目為 Yu-pashi・Tarau 三十六戶所組成的

集團。原居住地之名稱、位置：大湖郡 Shibahan-大湖溪上游左岸盡尾山麓，即現日向駐在所東方約三町處。約九十年前，戶數 16 戶，人口 160 人。於原居住地時，由於耕地荒廢，獵獲減少，故遷來土地肥沃的現居地。昭和六年（1931）七月，Singaw 社有 11 戶、60 人，為便於官方指導、管理遷來併入。大正八年（1919）十月，因流行性感冒蔓延，死亡者多。明治四十四年（1910），遭受討伐，狀況與 Temubawnay 社相同。

(三)、Temokubonai(Tayax)社

漢名稱謂得木巫乃社，泰雅語稱謂 Taiyahu 社，社名是因地形而命者。其位置在大安溪右岸 Mapiluha 社之東方山腹。當時頭目為 Watan・Chiwasu，同 Pa-en・mowara 三十九戶等所形成的集團。昔日居住在牛欄坑附近，後溯大安溪遷至千倆山東南麓，繼而遷至司馬限西方。明治三十七年（1903）新設隘勇線之際，逃避至梅園駐在所對岸附近。明治三十九年（1905）聽從官方勸說遷往司馬限山南中腹；明治四十四年（1910）遭受討伐，逃避至 Mabiruha 溪右岸山腹。大正四年（1915），遷至千倆山西方山腹；大正十二年（1923）移居該山西方山麓；昭和二年（1927），則往山頂附近搬遷。但約在昭和六年，因衛生狀況不佳，發生惹人厭的腹水病，乃遷至千倆山東南麓之現居住地。明治二十年（1886），Mtbalay 社有 6 戶 20 人遷入。大正九年（1920），Lubong 社有 9 戶，遷來併入。大正十二年（1923），因頭目年老體衰，兩名副頭目勢力對立，加上人口過多，考量耕地等問題，Mtbalay 社系副頭目率領 Tabrai 系、Lubong 系及部份本社 31 戶 120 人分出，遂有 Skuhan 社。

被討伐，膺懲之年月日及其概況：明治三十七年（1903）十二月，襲擊汶水隘勇線監督所附近一帶，爾後不服官命，翌年四月，乃編成搜索隊，並自馬那邦山經司馬限山至汶水隘勇監督所，新設三里半的隘勇線，也因此逃至梅園駐在所對岸。明治三十九年（1905）聽從官方勸說，遷居司馬限山南方中腹。明治四十四年（1910）二月，當沒收臺中方面槍械時，遭受 Buyon 社壯丁襲擊搜索隊之刺激，於三月十二日襲擊松永山第二分遣所及以交換所，故於四月四日，遭受家永新竹廳長所率警察官 280 名、隘勇 1015 名、職工、搬運工人 574 名所編成討伐隊之嚴懲。大正八年（1919）十月，因流行性感冒蔓延，病死者多，加上種種迷信驅使，與 Mabiruha、Chinmui（S'uraw）社一同逃脫到線外，並襲擊警備線及輸送路，並四處逞兇，因此遭到封鎖，大正十年四月歸順後，收容至線內。大正八年（1919）十月，流行性感冒蔓延，幾無終止跡象，死亡者達十餘名。

(四)、Mabiluha 社

漢名稱謂眉必浩社，蕃語稱謂 Boanan 社。其位置在大安溪上流眉必浩溪右岸中腹。當時頭目為 Tatsukun・Kainu 同 Pehau・Ra-hu 二十一戶等所形成的集團。原居住地之名稱、位置：係大湖郡蕃稱 Iwao，於後壠溪支流社寮角溪上游沿岸。

約九十年前，有戶數 40 戶，人口 200 人。據說自古居住於泰雅族發祥地之大霸尖山附近，然因人口增加，為尋覓適當居住地，離開大安溪上游，經大湖、汶水蕃等地，又迂迴南庄，再沿大安溪而下，居住於社寮角溪上游蕃稱 Iwao 處，之後又遷來現居住地。昭和二年（1927）一月，Lubong 社有 4 戶、12 人遷來併入。

(五)、Manapan 社

漢明稱謂馬那邦社，蕃語稱謂 Wa-gan 社。其位置在大安溪上流、眉必浩溪左岸 Sulo—社之北方，泰雅人自稱 Tarawan。當時頭目為 Buyon・Pa-en，同 Tomon・Baliya 三十二戶所形成的集團。原居住地位於大湖郡大安溪右岸松永山東南麓及馬那邦山西南山腹，但名稱不詳。明治四十五（1911），有戶數 30 戶，人口 120 人。從前就開始在現居住地及馬那邦山西南山腹之處輪耕，故每五、六年即遷至。但明治三十五年（1901）左右因擔心日本軍攻擊，逃避至大安溪右岸象鼻及司令間蕃稱 Gahaorugiyafu 處，約五年後，移居其北方蕃稱 Teramanrugiyafu 處，又經約五年，局勢趨穩定，乃於明治四十五年（1911）遷來現居住地。明治三十五年（1901）十月，南庄事變之匪賊餘黨潛入社內，為圖永久居住，步兵兩大隊向馬那邦山進擊時討伐之。又明治四十四年（1910）三月，曾遭討伐，其狀況與 Temubawnay 社相同。自大正八年（1919）十月至翌年，流行性感冒猖獗，有 20 餘人死者。

(六)、Sulo 社

漢名蘇魯社，泰雅語是後面或背面之意。當時頭目為 Yukih Newal，同 Bawxil Obing 十八戶所形成的集團。原居住地大湖郡大坪林大安溪左岸用心山西南麓。明治四十五年（1911），戶數 20 戶，人口 70 人。自古即居住於大坪林附近，但明治三十五年（1901），因受日本軍隊攻擊，逃避至雪山坑溪上游，居住約十年，糧食不足，加上明治四十五年（1911）局勢穩定，乃遷至現居住地。被討伐情況與 Malapang 社相同。自大正八年（1919）十月至翌年，流行性感冒極為猖獗，死亡者有 3 人。

(七)、Loobugo 社

漢名稱謂老屋峨社，蕃語稱謂 Mitoon 社。位置 散居在大安溪支流雪山坑左岸山腹之緩斜地，以成為散居部落。Bawnay Tapas 同 Payan Nawe，五十六戶所形成的集團。

(八)、Buyung 社

漢名武榮社，泰雅人自稱 Sabae 社。Buyung 是昔日頭目之名字而由漢人把它作為名以稱呼之。分布在大安溪支流雪山坑高地，十形成為不整的集團。當時頭目為 Yu-ke・Lo-mo，同 Kakebai 五十七戶所形成的集團。

以下是 1915 年北勢群各社戶口列表示之如左

社名	戶數	人口		
		男	女	計
Lobun 社	20	43	48	91
Chinmui 社	36	79	85	164
Temokubonai 社	39	93	104	197
Mahiluha 社	21	65	69	134
Manapan 社	32	70	75	145
Sulo—社	18	40	34	74
Loobugo—社	56	149	138	287
Buyon 社	57	184	108	292
計	279	623	661	1284

三、北勢群遷徙情形

泰雅族各族群的聚落移動，經過清代的一次大移動期之後，可以發現他們有著一個大致相同的移動趨向，自中央山地向邊緣，自西向東或自東向西。在北港溪以北之泰雅族聚落自南而北，移動趨向大都與河疏的流向有關，他們沿著山脈與河流，又循谷穿越山嶺，或循谷翻越山脊向北、向東尋求新的移殖地，到了清朝末葉大致已經盤居了台灣北部山地各溪中、上游，臨河的扇形山腹地帶，其移動方向普通總是自上游向下游發展。他們沿河流朝東北方向移動，往淺山居住的時候，有二個共同的現象，就是不選擇淺山地區的台地或平原，而選擇較高的緩坡地。作散居型的分佈，這樣的選擇可能是爲了易於防禦，確保他們自己族人的生命財產安全。泰雅族聚落形成，仍以安全的考慮爲首要，蓋山腹居高臨下，山麓溪畔，動靜入目，易守難攻。泰雅族聚落，它是沒有脫離山區的生活，他們依舊是住於地勢高的山地居民之一支。之後，隨日本所謂「五年理番計劃」的實施，發動入山侵略，這項攻擊行動起自宣統元年，終於民國三年(一九一四年)，泰雅族各族群大致爲日本征服，由征佔期間起，已開始勸誘泰雅族遷移，直至民國十九年(一九三〇年)發生霧社事件後，日本政府對深山仍未移動的聚落，施行強制遷徙。這個計劃把深山區之聚落強制遷入淺山地區，並集中聚落人口，此舉造成聚落數目的減少與各族群間的雜居。這一次大移動期，都發生於民國初年以後，台灣光復以前。

光復以前的大移動期，可以看出各族群之部落移動最主要原因是政治統治的需求，大都是強制性的，被動性的，這與清朝時期，爲企求耕地、擴大獵區的利益而起的移動，大有不同。日本佔據山區諸社之初，爲便於控馭，在崇山峻嶺裏，興築棧道，縱橫中央山地間，並設置「番務官吏駐在所」，欲藉警察武力嚴格管

制，族人雖一時懾服，卻不能消除胸中的積怨，乃時有抗日行動的發生。後日本爲便於治理避免變亂，乃積極作部落的迫遷。民國三(1914)年日據時，日人於大事征侵之後，實行其所謂的「集團移住」政策下，幾乎所有泰雅族部落在日人指定的移住區內一再被強迫遷徙，泰雅族各深山裏的大小部落，一同移居於淺山或山麓一帶。

前清時期，泰雅族移至苗栗縣境山區後，或因深山地瘠，氣候又寒冷，不適人居，乃從大安溪上游向西、向北邁徙，從賽夏族手中奪取大安溪中游、後龍溪上游及中港溪上游，其住區範圍包括泰安、卓蘭、大湖、南莊、獅潭等五個鄉境，至日本接台之初，泰雅族仍盤居於四鄉鎮毗鄰之泰安鄉淺山邊緣，即今大坪林、東興、大寮、十九分、東河與大坪林等地。

民前十年(西元一九〇二年)起，由於日本隘勇線向山區之前進，採武力的進擊，原住淺山邊緣的泰雅族，遂輾轉移入泰安鄉境西邊山區，與原住之同族人雜居，如馬拉邦原居卓蘭鎮大坪林，麻巴阿都安社人原居獅潭鄉十九分，馬那邦原居大湖鄉東興村落，這是由淺山退居山區的實例。民前二(1909)年，日軍入山攻擊，原居泰安鄉境各社不願屈服，退向山區，至民國初年才遷返，但不再住於原居的高山腹，而遷於溪邊台地，另建新址，甚或歸併於他社，如象鼻、大安、麻必浩、打必力等是。此外，尚有加拉排群因日人入侵，向南移動，退居泰安鄉境內之大安聚落。

根接苗栗縣境年老之泰雅族人所述，僅他吧賴、打必力、馬都安、八卦力等社仍住於清朝時期之原部落，其他各社經異動、歸併後，在民國七年才建新址，這種變動，與日人之征侵有關。

台中縣境內之北勢群：前清時，結社於大安溪中左岸的山區，西起雙崎，向東延伸，止於雪山坑溪中游一帶，在遠籐山東、西側高山腹，由山頂往西眺望，卓蘭一帶盡在眼前，至日本接管時，將諸社由山腹運下，安置於雙崎、竹林、達觀、雪山坑，均建於大安溪左岸的溪邊台地。日本戰敗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佔領整個大陸，中華民國政府被逼退到台灣尋求避難之所，一待就是到2010年的今天。中華民國政府在初入台灣之初，設立泰安鄉時，在今象鼻村之東，包括大安溪中、上游一帶山區，成立一村爲梅園村，取日據時「梅園」駐在所之梅園爲村名，現轄有天狗、梅園二個部落。

在清朝時，泰雅族自大霸尖山，沿大安溪上游而至泰安、大湖及卓蘭東緣山區，擇地闢田，結社成群，分布於大湖、汶水兩溪，稱「大湖群」；住於大安溪中游者，稱「北勢群」。該兩群以馬那邦、司馬限、盡尾三山相連之嶺線爲界，界北爲「大湖群」的活動領域；界南爲「北勢群」的活動領域。至日據初，日本

亦以此爲界，劃分理蕃行政區，以北屬新竹州大湖支廳管轄，由「駐在所」統領大湖群諸社；以南屬台中廳東勢角支廳管轄內之「駐在所」統領北勢群諸社，包括今日之和平鄉自由、達觀兩村。

民國九年，廢廳置州，並調整理蕃行政區，將大安溪上游兩岸及中游左岸，今士林、象鼻、梅園三村的部落歸併大湖支廳，隸屬新竹州大湖郡管轄，各社所有民政、教育、衛生與行政業務，均由日警綜理，一切受「駐在所」指揮。迨至台灣光復後段蕃界，正式納入普通行政區，將日據時期大湖郡兼治之番界，設置大安鄉，後因與台中縣大安鄉同名，於民國四十四年二月一日，更名「泰安鄉」，初原屬新竹縣大湖區，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一日，新竹縣分縣，另在獅頭山與大安溪之間，置苗栗縣，泰安鄉遂改隸苗栗縣。該鄉建置時，初設錦水、清安、大興、梅園、象鼻等五村，後增設八卦、中興、士林三村，泰安鄉現在管轄八個村，即北五村和南三村。

苗栗縣泰雅族部落之遷徙源流：

泰雅族的遷徙過程，多是因爲人口增加、耕地不足，加上土地貧瘠、氣候寒冷、農作物歉收才離開原居住地。約在三百年前從濁水河流域開始東移，進入到北部雪山山脈海拔三百至二千公尺之間，擴展到埔里以北濁水溪、北港溪、大安溪、後龍溪等流域。苗栗縣轄境內則以大安溪、後龍溪以及南庄鄉中港溪的上游沿岸爲最主要，在泰雅族群區分上屬一馬巴諾系統、莫里拉系統、馬卡那奇系統，包括了北勢群、汶水群、鹿場群、大湖群以及霞喀羅群。

馬巴諾系統(北勢群、汶水群)、莫里拉(erax)系統(鹿場群、大湖群)，其實係出同源，以大霸尖山爲發祥地，認爲他們的祖先是直接從大霸尖山下來的，一直到現在大霸尖山依舊是泰雅人心目中的「聖山」，其中的傳說故事更是多不可數。

莫里拉系統主要分佈於新竹、苗栗兩縣。其中分佈於南庄鄉東河流域者稱爲鹿場群；居於泰安鄉大湖河流域者稱爲大湖群；居於五峰鄉油羅河流域者，稱爲加拉排群。進入到大安溪之後，又沿著大安溪南岸向西移動，再折北經司馬限山，入大湖河流域。一開始因爲溪岸盛產山胡椒，就自稱爲馬告叫(a-gao)；到了滿清時，因住於大湖以東的山區，而被稱爲「大湖群」。同時間，另有一批人(應該是莫里拉系統)，由大安溪當時象鼻的地方折北移動，渡大湖溪，進入汶水河流域，成爲一小部落，他們稱汶水溪爲里拉溪，所以自稱里拉群。滿清時，以其居住於汶水流域，而被稱爲「汶水群」，與大湖群同居住在今泰安鄉境西陸。其後，汶水群的一分支北移，經大坪，抵達南庄東面之東河流域二帶山區，因住在鹿場大山附近，故稱其爲「鹿場群」。

馬巴諾系統曾建立三個部落，分別爲埋伏坪社(Miexo)、馬拉邦社(Malapan)

及塔牙哈(Tayax)，散居於大安溪中游山腹，其中只有馬拉邦社屬苗栗縣轄區。對其祖先之移民傳說，三個部落各執一詞，馬拉邦社人則認為，自大霸尖山下來後，初住於莫瑤(北港溪上源)，之後來到大甲溪中游青山(舊稱 Ulai Luma)上方，不久經小雪山，入大安溪，最遠曾抵大湖東南方山腹，其地名舊稱為 Puting-Yamai 莫瑤一詞，澤敖列語意即「屋內」，特譯為「發祥地」或「原住址」，然而泰雅族所屬各部族之「祖靈之地」，並不一定是指「發祥地」，亦或隨著各部族的移動，即使是祖靈之地，亦會隨之移動；向北移動之後，遷居於大安溪，時間久了，忘記了他們遷移的源流：視最近的高山一大霸尖山為其發祥地了；在文獻上，居住大安溪及大甲溪中游(今台中縣和平鄉埋伏坪以北、苗栗縣泰安鄉梅園以南)者，稱為「北勢群」。也就是苗栗縣泰安鄉境內的「南三村」(梅園村、象鼻村、士林村)，而與「北五村」的大湖、汶水群區分開來。

賽考列克系統，清朝以後，由西部淺山地區移居深山，認為北港溪上游之旁斯博干地方為期發祥地，並由此向北港溪上游兩岸發展，形成了三個族群系統，分別是馬卡那奇、馬立巴與馬里闊九。照祖先淵源，各有獨立之祭祀團體與狩獵團體，經一再擴展之結果而各自成立不同之部族，又因為地域影響，逐漸有所不同。

目前苗栗縣境內的霞喀羅群及部份的金那基群皆分屬馬卡那奇系統，柑傳當時向北拓地建社時，有位名叫波塔卡拉侯的人，曾統率一群族人從原住地斯巴揚，向北遠征於新竹、桃園，之後才有賽考列克系統者相繼遷來，並從鎮西堡向其四週移居(新竹縣尖石鄉為主要居住地)。他們自成一群，因為來自馬卡納奇，而稱為馬卡納奇群或稱金那基群。後來，金那基群人為找尋新天地或為追逐狩獵，一部分往西邊移動，經白石，翻越檜山與霞喀羅大山間的鞍部，入上坪溪上溪上游自成一個小群，稱為霞喀羅群。在大時代的觸角下，另有一部份金那基群因受日人壓迫而遷移，離開原先的居住地(尖石鄉)分佈於苗栗縣泰安鄉梅園部落、南庄鄉風美部落，1945年後居於風美者再分別遷至泰安鄉錦水村、南庄鄉南江村，其中南江村又在光復後遷村，位於東河下游，即今日南庄鄉東江新村。

族群遷徙原因

一 解決耕地問題

泰雅族退居山區後，丘陵溪谷，乏平坦地，適宜耕種之土地不多，加上未有施肥的觀念，土質易趨瘠薄，不得不採行輪耕種植，來維持糧食生產。不過，一旦人口繁殖，可耕土地有限，糧食生產不足，只有向他處另找耕地，以解決人口增加之壓力。

二 便於交換物品

泰雅族交易，採行「以物易物」，其對外交易的對象為漢人、平埔族，以、獸肉、獸皮、獸骨、鹿鞭、鹿茸、木耳等交換他們日常之食鹽、鐵器、農具、貝珠等物品。泰雅族社會中，為便於交換物品，而舉族移動。-"

三 受敵侵擾舉族他遷

過去，泰雅族語稱 "敵人"爲巴伊斯(Paf-is)它所涵蓋的僅指不同種族，即或同族間亞族、群，亦都可能被視爲「非同類」。澤敖列統之移動：賽夏族最盛時，佔有廣大之地區，其領域包括今苗栗、新竹兩縣，甚或向東抵達桃園縣境，勢力強大，但至清初十七世紀以後，由於泰雅族澤敖列系統之移入，被迫遷至新竹、苗栗之淺山地區，其原住地遂爲澤敖列系統所占有，其後族人之一部續向西方擴展至苗栗大坪林、大湖一帶淺山地區，再驅逐賽夏族，迫其向北移動。至清朝十九世紀中葉，由於開拓卓蘭與大湖一帶平原地區，泰雅族只好向東方發展，盤居今泰安鄉境西陸，及至清朝及日治時期，復被迫至大湖以東的深山裡。

四 便於狩獵

狩獵是泰雅族男子的主要活動。每一個族群或部落，往往有共同使用的狩獵區，作其活動的範圍。他們出外狩獵時，或許發現溪谷有可耕之地，便率族移入，另成新居。這種移動或爲接近狩獵區避免費時往返，或因人口增加，獵物減少，才促成他們的遷徙。

三、大安溪流域泰雅族北勢群部落族源、遷徙與分布

大安溪流域，日治時期的文獻中，沿岸的住民都是泰雅族-mpenux 群北勢群人，他們在沿岸建立了八大社-盡尾社、魯棚社、麻必浩社、塔牙哈社、馬拉邦社、蘇魯社、老屋峨社、武榮社等，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大安溪流域的北勢八社已經增殖到十三社，若把細道邦部落和司馬限部落也算在內，則一共繁衍到十五個部落。以下簡單說明部落的族源、遷徙與分布狀況。

(一)、Seyux-三叉坑部落

三叉坑是到了中華民國時期，由日語的「san sa ko(三叉坑)翻成中文名，其名稱是來自於部落周邊因有「三條小溪相匯合」之故；Seyux 才是部落的泰雅語名，乃來自於當地盛產之「九芎樹」而來。

seyux 部落的泰雅人是由雙崎部落遷過來的。這裡的泰雅人，他們的祖先大部份曾經住在和平鄉和平一帶，日治時期的「稍來群」-mesawlay 就是他們的祖先。稍來群，在日本中部理蕃過程中，一直是很令日本人頭疼的一群，他們繼續抗日，繼續向谷關-南勢地區的日本駐在所「出草」，最後日方動用大批軍警追擊圍剿，他們繼續往小雪山、鞍馬山一帶流竄，並和大安溪北勢群 sbe'iy 社互相結盟，繼續抗日。到了戰爭終期，連他們所藏匿在鞍馬山的窩都被日本派來的賽德克人奇擊，於是投奔到有親屬淵源 sbe'iy 社，繼續和他們抵抗日軍入侵。

北勢群戰役結事，進入和平之後，他們除了在雙崎擁有日本分發的水田之外，

也再回到 seyux 舊有耕地繼續重事農耕。國民政府遷台，他們就把在雙崎那裡的田地和雙崎部落的親戚們交，於是舉家遷離雙崎，在 seyux 地區正式成立目前的 seyux-三叉坑部落。

(二)、M'ihu-雙崎部落

雙崎的中文部落名是中華民國政府取的，是來自於部落後面觀音溪後之山角，因它後方山麓有二座來自雪山山脈的小山，緩緩下來所形成的二個崎角而得名。m'ihu 的泰雅語名稱，乃是來自於「以前從大安溪底下往雙崎之傳統小路，往部落上方爬坡時，一定經過蜿蜒狹狹的小路(me'ihu)，方能爬上來」，因此而得名。

雙崎部落，泰雅人稱該社為 sbe'iy 部落，而在日治時期的文獻稱 sbe'iy 社為北勢八社之武榮社，它是大安溪流域北勢八社之中人口最多，勢力最大的部落。在對日作戰的北勢戰役中，大安溪流域下游曾經出現智勇雙全的英雄人物-Yukih·Lumu 以及長子 kagi·nokih 兄弟和孫子輩 yupu·kagi 兄弟等大家族親屬，都是饒勇善戰非常剽悍的勇士們，他們至始至終抗日到底。sbe'iy 社被日本軍方攻陷之後，他們整個大家族逃往雪山溪源頭高山上繼續作戰，在日方百般勸和之下，才下到雪山溪大安溪會流處台地上重新建立新聚落，即現在的雪山坑部落。大安溪流域上游的泰雅人乃然稱呼住在雪山坑-lgbil 部落的人為 msbe'iy，因為他們都是來自 sbe'iy 社，而且建立 tgbil 部落的人是 sbe'iy 社的大統領 yukih·lumu 和 sbe'iy 社的英雄人物 yukih·Lumu 家族親戚們。

sbe'iy 社，後來分成雙崎、三叉坑、雪山坑等三個部落，yukih·Lumu 家族親戚們遷離 sbe'iy 社之後，族人在日治時期重新推舉 suyan·lalu 為頭目，即朱清江(曾任台中縣議員)的祖父，國民政府遷台之初，再由 yukih·bay(陳慶和牧師之父)繼任，他過逝之後中間又空白很長的時間，民國九十六年雙崎部落成立部落會議，族人重新依照民主選舉方式選出吳國華耆老為 m'ihu-雙崎部落頭目，以至於今。

(三)、Kling-竹林部落

「竹林」是中文部落名，是來自於國民政府時期，由於部落地區的四周圍都是整片竹林而得名。泰雅人稱自己的部落「Kling」，乃來自於當地盛產「龍眼」之故。竹林部落，日治時期時乃和達觀部落未分開，同他在上方的老屋峨社，分開的主要原因乃是部落發生重大流行性疾病-bgasa 死亡人數眾多，日本政府建議族人分散到各自耕地園裡去住，以避開像瘟疫可怕的疾病。下到 kling 地區的族人，之後就沒有再上去，慢慢建立現在的 kling-竹林部落。老屋峨社老頭目之子

kenu・bawnay 也跟著族人在此落地生根。

(四)、L'ulu-達觀部落

達觀中文部落名，是來自於國民政府時期，它發現這個部落不僅地點寬廣，而且部落人又很樂觀和善，就取名為達觀。達觀部落在未分開之前，它是日治時期北勢八社-老屋峨社，它是北勢八社之中唯一在人口、勢力上，能與 sbe'iy 社(武榮社)勢力相當的部落。在日治時期，老屋峨社曾經發生重大流行性疾病-bgasa，死亡的人數大多，流行病迅速漫延，日本政府遂建議族人分散到各自耕地園裡去住，以避開可怕的瘟疫疾病。族人大都往下逃生，下到 kling 地區的族人，之後慢慢在那裡建立現在的 kling-竹林部落；下到 l'ulu 地區的，也沒有再回到老部落，國民政府遷台之後，大家紛紛在大路附近興建房屋，慢慢成為一個大聚落，形現在的 l'ulu-達觀部落。

泰雅語自己稱「l'ulu」，這是取自於部落周圍的小溪邊長滿'owlu(蘆葦的一種)而得名。l'ulu-達觀部落在日本的文獻裡稱之「老屋峨社」，或「魯旺克社」，大安溪兩岸泰雅人則稱之「mt'ung 或 alang t'ung」。

(五)、Tgbil-雪山坑部落

雪山坑部落的中文名，乃是來自於部落旁的「雪山坑溪」而來。泰雅人自稱該部落為「tg'bil」和「sbe'iy」。前者來自於部落地區曾盛產「舉木(tg'bil)」而得名；後者名稱，乃來自於當地之泰雅人，均為對日抗戰年代的 sbe'iy 社的泰雅人。「sbe'iy 社」頭目-yukih・lumu・kagi・nokih・yapu・kagi 等當代英雄人物，率領抗日份子繼續避居雪山坑上源，與日本作戰。戰爭結束之後，下到大安溪和雪山坑溪交會處之台地，建立部落，因此而得名。

(六)、Suru-蘇魯部落

中文名是泰雅語之「音譯」，suru 是「背、背後」之意，其居民之祖先來自於部落後方馬拉邦山，他們曾經在卓蘭和南湖間淺山地區建立很大的部落，後來漢族大量移墾、殖民、作戰，之後他們被趕往山上，住在馬拉邦山山麓-puking takay。在那裡又遭遇大量漢人民兵的奇襲，族人再翻山越嶺避居馬拉邦山的 suru，就是山的「背、背後」之意，在那裡重新建立部落，稱為「蘇魯」部落。

(七)、Lipa-中間部落

士林村的上部落和中部落尚未分開以前，他們都曾經住在 Tlawan 這個地方建

立大部落。後來人口眾多，遷移開來之後，又分成 tlawan (上部落)和 lipa (中部落、杉木)，lipa-中部落和 tlawan 或 malapang 馬拉邦部落淵源很深，目前一年一度的「ubong-祖靈祭」，兩個部落還是一起舉行，並沒有分開，在族人心中大家仍然還是 utux alang(同源部落)。

(八)、Tlawan 或 Malapang-士林部落或馬拉邦部落

「士林」一詞，來自於「司令」。日治時期日本曾在此地設有司令部，族人習慣稱此地為「sire(日語之司令)」，慢慢就把原來泰雅語部落名稱改為「士林」。其實「士林」的泰雅語名稱原為「Tlawan」，士林村的上部落和中部落尚未分開以前，他們都曾經住在 Tlawan 這個地方建立大部落。後來人口眾多，遷移開來之後，又分成 Tlawan(上部落)和 Lipa(中部落、杉木)。

根據耆老口述，他們的祖先發祥地大霸尖山附近，後因人口增加，乃向西移往大安溪流域尋找新地。最初由 kakut • temu 為領袖，率領族人經小雪山西進，於埋伏坪溪稍南方，渡大安溪來到南湖稍南之 puking yamay(或 puking takay)地方建立部落。傳到第五代孫 buyung • payan，為卓蘭拓殖的漢族襲擊，房舍盡燒燬，乃退居馬拉邦山西南山腹及松永山東南山麓之間。日本進擊大安溪北勢群時，buyung • payan 親率子弟兵與北勢八社泰雅人並肩作戰，1907 年遷到 tlawan 社，buyung 於此逝世，其子 lahuy • buyung 繼任頭目，逝世之後再由其子 laysa • lahuy 接續，時至今日。

(九)、Puwal-象鼻部落

象鼻，來自於「象的鼻子」，這是日治時期所留下來的名稱-zobi，即中文直譯為象鼻，日本人從對面山往部落這一邊遙望時，部落後面的山形，正好像一個「象的鼻頭」，因而得名。泰雅人自稱「mepuwal」，因當地盛產野生蕃石榴 (puwal) 之故。象鼻部落為北勢八社-得木莫奈社的分身之一。

puwal-象鼻部落是位在大安溪畔的聚落，日治時期集團移住之前，這個耕作土地和河對面的山嶽，它一直都是麻必浩部落的耕地和傳統領域，tayax 社(得木巫乃社)的勢力範圍在千倆山一帶。北勢群戰役結束之後，tayax 社分成的三批人分散出去。第一批下到 skuhan，即現在的細道邦部落，此為高文傳的祖先；第二批下到大安部落，kaynu • nawpas 家族，即大安部落的李家；第三批下到 puwal-象鼻部落。當時日本政府要求 bwanan 的人將大安溪畔的耕作地交給 tayax 社的這一批人，於是由當時的頭目 besu • bawxil 率領田家、范家、吳家、謝家等下來定居，建立現在的部落。

(十)、Bwanan-麻必浩部落(永安部落)

中文名稱爲「永安」，日治時期稱爲「麻必浩」。麻必浩這個名稱，乃是來自於日本人記念當代部落抗日英雄人物-Pihaw・Syat 而來。泰雅語的部落名稱爲「bwanan」，因當地盛產 banan(高粱)之故。麻必浩部落的前身爲北勢八社的-麻必浩社。

bwanan 部落的族源由口傳得知爲二條遷徙路線，其一爲由大霸尖山往大安溪西南行，先在麻必浩溪源頭(uraw bawki)住一段時期，在下降到麻必浩溪與大安溪會流處小台地上建立聚落，即 bwanan 部落的舊址，之後西行穿過大湖群的活動領域，而後再北上大湖溪支流進入新竹地區 klapay 和 spajik 活動領域游居一段時期。之後又轉折回返先前大安溪流域 bwanan 部落舊址，這一批族群爲現今的楊家祖先等人。其二爲由大霸尖山下來之後，往東方向越過梨山地區，到北港溪上游 mastbawn 一帶長住一段時間，之後再越過白狗大山，下大甲溪流域，往下繼續尋找可耕之地，經過南勢地區往北沿著大安流域上溯，最後落居在楊家廢棄舊址-bwanan 遺址，這一批族群爲高家的祖先。楊家祖先回轉 bwanan 遺址時，高家的祖先們早已在那裡居住，爲了平息「先占權」的紛爭，兩個族群曾爲此「出草」，最後以部落頭目輪替擔任，才相安無事平安相處。

(十一)、大安部落

中文名「大安」，是直接由日文-大安(tay ang)翻譯而來，後來到了八〇年代中期，台灣基督教長老會的信徒們在信徒大會中又改爲 nguhu-ruma。nguhu-ruma 一詞的，它乃是大安溪上游泰雅人「地標」的名稱。以前的泰雅人在該地區，即大安溪畔的右上方，有一個從高山上緩緩而下的一大片竹林，竹林山麓下到溪畔，形狀像一個竹鼻頭(nguhu-ruma)，然後與大安溪交會，泰雅人在交會之處取一個「地標」的名稱。大安部落九成的族人都反對用 nguhu ruma 來代替大安部落的名稱，重要耆老如詹家 Yukih Walis (詹天喜)和 Yumin Tli(陳先郎)以及整個張家和楊家全部都反對用 nguhu-ruma，不宜透過宗教的幾個人就篡改史實。

日治時期的北勢八社時期，現在的大安部落還沒有被建立起來，後來，日治時期日本「集團移住」時，從三方面不同的族群，在不同時期被日本遷移到大安溪畔較高的三角沖積台地緩坡上，建立現在的「大安」部落。大安部落的二分之一弱爲北勢八社-得木莫奈社和蘆翁社的後裔，二分之一強來自新竹地區 mesingaw 群(klapay 群)。

大安部落原先是 bwanan-麻必浩部落的傳統領域和墾耕之地，在日本政府進行集團移住時，mesingaw 群的 melihang 張家頭目-paws・besu 和 mellang 楊家頭目-payan・sayta 等率領族人，合力以二頭壯碩的大黃牛和數件貝珠衣向 bwanan 部落當時頭目-twasaw(永安現任頭目高春輝之父)與其部落族人購得，才擁有現居

地和傳統領域。mesingaw 群的族人最先住進大安部落，其後 tayax 社的 kaynu • nawpas 家族和蘆翁社-tali • sikaw 的家族也陸續遷徙下來，落藉在 mesingaw 群的右邊，雙方以現在 sicyang 雜貨店和住家前方小溪毗鄰為界。mesingaw 群 melihang 張家分布在大安五鄰，mesingaw 群 mellang 楊家集中在大安七鄰，Tayax 社的李家、陳家、詹家等分布在大安八鄰。

(十二)、Lubung-梅園部落

梅園一詞，來自於日語的 umezono(梅園)，泰雅人自稱為「lubong」，此即為北勢八社之-「蘆翁社」。它以前是大社，戰爭結束之後，在集團移住之下，被分成三個不同部落移住，分散到梅園、大安、司馬限等三個部落，以致於現在的梅園部落，人口住戶就不再那麼眾多，盛況不再。

梅園部落的族群一直以來都沒有變，都是由當時北勢群戰役大頭目-biya • besu 為核心的親族所組成，祖先自大霸尖山下來，逐水而居，並在土地肥饒緩坡處進行山田火耕過著漁獵採集生活。其下有當時的勢力者-yukix • siyat 和 sikaw • bay 兩大家族，相互結盟共同保衛家園。北勢群戰役結束之後，日方將其勢力削弱，將 yukix • siyat 的家族遷到後山的 mebagah(司馬限部落)，將 sikaw • bay 的家族遷到大安部落，lubung-部落僅僅留下 biya • besu 的族系。目前部落成員仍有 biya • besu 的孫子-bawxil • kumaw 家族、puyap 的孫子-besu • kagi 家族、yuraw • bawnay 的孩子 kwisi • yuraw(高榮盛)家族等。

(十三)、S'uraw 或 be'nux-天狗部落

天狗一詞，來自於日語的 tengō(天狗)，它原來是北勢八社之-「盡尾社」。盡尾社的名稱乃來自於該社後方大山-cinmmuy 山而來。泰雅人自稱該社「be'nux」，乃取自於部落位置 be'nux 平坦之意。

天狗部落目前族群的來歷，大抵分成三個不同族源。第一個族源為以柯武烈為主軸的大族系，係創立本社的「根」，他們的祖先源自大霸尖山，在山田燒墾的年代，翻山越嶺不斷遷徙，至終落藉於天狗部落。第二個家族係以柯正原為主的家族，他們源自於梨山地區，大約在二百年左右為尋找耕地，自原鄉梨山地區，翻越雪山山脈下到大安溪流域，再溯溪往上，最後被當時柯武烈祖先們收容，與他們共同生活，以至於今。第三批族源係高家的家族，也是最後一批加入天狗部落的族群，他們的祖籍原鄉係新竹地區 klapay 群，在日治時期，正逢 klapay 群對日作戰如火如荼之際，高家的家族繼續往高山抗日流竄，被日本政府通緝，他們投奔到大安溪流域深山的 cimuy(盡尾社)，即今日的天狗部，tlaw • baysi 大頭目收容並保護他們。日治時期中部地區有名的北勢群戰役，當時率領盡尾社戰士

痛擊日本軍警的大頭目就是 yupas • kagi(柯正原)的祖父 yupas • tlaw。由此可知，天狗部落的族源有三個不同來源的族群，目前部落的大家長-頭目是 yu;as • kagi(柯正原)。

大安溪的北勢群由於地處偏遠、交通不便，也因此保留了獨特的地方特色：

- (1) 相對於泰雅族其他地域，本地區仍擁有少數人從事傳統農耕的作習，保留了實際文化現象與內涵。
- (2) 北勢群仍保存有泰雅頭目制度，是部落傳承文化的活字典。
- (3) 泰雅族的服飾織物，型態古老，技術原始，但依襲著強韌的民族生命，經過戰爭、殖民…紊亂的時代變動，頑強的保留下來，在九族的工藝中，泰雅的染織工藝，依然可以佔有十分重要的一席之地。北勢群在整個泰雅的染織工藝中，無論是材質、色彩、圖紋的變化上均具備濃重的區域特色。
- (4) 每年在大安溪上游的各部落，依然舉行著小型的祖靈祭典，祭典的服飾，依舊是由家中的長輩以傳統的方式織作。因此部落裏保存了完整的工藝技術，以及與染織工藝相關的植物利用、自然環境的認知等文化知識系統。

三叉坑部落史

一、Seyux-三叉坑部落簡史

口述者：林光田，接任三叉坑部落頭目。

三叉坑是到了中華民國時期，由日語的「san sa ko(三叉坑)翻成中文名，其名稱是來自於部落周邊因有「三條小溪相匯合」之故；Seyux 才是部落的泰雅語名，乃來自於當地盛產之「九芎樹」而來。

seyux 部落的泰雅人是由雙崎部落遷過來的。這裡的泰雅人，他們的祖先大部份曾經住在和平鄉和平一帶，日治時期的「稍來群」-mesawlay 就是他們的祖先。稍來群，在日本中部理蕃過程中，一直是很令日本人頭疼的一群，他們繼續抗日，繼續向谷關-南勢地區的日本駐在所「出草」，最後日方動用大批軍警追擊圍剿，他們繼續往小雪山、鞍馬山一帶流竄，並和大安溪北勢群 sbe'iy 社互相結盟，繼續抗日。到了戰爭終期，連他們所藏匿在鞍馬山的窩都被日本派來的賽德克人奇擊，於是投奔到有親屬淵源 sbe'iy 社，繼續和他們抵抗日軍入侵。

北勢群戰役結事，進入和平之後，他們除了在雙崎擁有日本分發的水田之外，也再回到 seyux 舊有耕地繼續重事農耕。國民政府遷台，他們就把在雙崎那裡的田地和雙崎部落的親戚們交，於是舉家遷離雙崎，在 seyux 地區正式成立目前的 seyux-三叉坑部落。

二、重要耆老：洪德發-Yukih Buyung 口述

目前三叉坑部落的泰雅人都是從雙崎部落那兒遷徙過來的，他們都是雙崎社的泰雅人。三叉坑部落泰雅人的祖先和雙崎社 mesbe'i 泰雅人是同宗同源親戚關係，祖先們本來是住在台中縣和平鄉南勢村 mesawlay 稍來群(南勢群)，日治時期曾經和日本作戰，響應大安溪流域北勢群抗日戰役，也在大甲溪流域中下游抵抗日本軍警進入深山，之後也攻擊日本在大甲溪畔設立的白冷駐在歐日本警察和眷屬殺害。根據稍來群後裔-洪德發(八十四歲)之口述，父母那一輩正是和日本作戰的年代，南勢群之另一部落-mepasing(住毛台)部落當時並沒有參戰，他們住在 mesawlay 稍來部落(和平國中正下上方平坦地區)的對面大甲溪右岸白毛台地上，白冷駐在被襲擊之，日本快從東勢派重兵進襲 mesawlay 稍來群兇猛的泰雅人，當時是白天，對岸 mepasing 部落的泰雅人隔岸觀看日本軍警一批又一批追襲攻打稍來部落的人。在敵眾我寡之下，稍來部落的泰雅人急速逃往更高更深的後面大山，他們先逃向後山大棟派出所附近繼續下山攻擊日本人，大批軍警追到大棟後面所藏匿的 balong 之後，他們繼續逃往目前大雪山森林遊樂區 35 公里一

帶，隱匿在那兒一段時間。那段期間大安溪流域的北勢群正和日本打的如火如荼，由於北勢群的 mesbe'i 部落和 mesawlay 部落雙方有血緣的親屬關係，故北勢群南方盟主-Yukih Lumu 和左右大將 Kagi Nawkih(長子)、Yupas Nawkih(次子)力邀隱匿在小雪山一帶的稍來群下來共同對日作戰，因此稍來群就下到 mesbe'i 部落和他們併肩作戰，參加泰雅族中部地區對當抗戰最有名的北勢群戰役。日本動用正規部隊和五個炮兵連，共計四千五百一十九名，並派飛機入山投彈，戰況非常慘烈。戰役到後期，大部泰雅人都已經接受日本受降歸順下來，唯獨 mesbe'i 部落的大頭目 Yukih Lumu 及子弟兵家族和稍來群戰士不投降不妥協，繼續往雪山溪更深山逃往，繼續和日本作戰。那個時候北勢群北方部落如 suru、tlawan、metayax、mebwanan、melubong、be'nux 等六個部落仍然繼續和日本，mesbe'i 部落的大頭目 Yukih Lumu 和這六個部落繼續併肩抗日。一直到 1921 年北勢戰役結束和平之後，他們全部重回雙崎部落。

三、耆老林光耀(林光田弟弟)口述

我們本來都是住在雙崎部落，讀國小時也在那裡讀書，雙崎人的田地園裡除了在雙崎部落四周圍之外，其實從東勢鎮以北中料以上往山上的地，都是我們雙崎部落的。三叉坑地區土地肥沃又平緩坡，那裡有好大片我們雙崎的水田和園裡，我們也在那裡蓋房屋，所以小時候我們一大早走路到雙崎國小讀書，傍晚又走回一叉坑，很多時候都是天暗暗的才到家。

真耶穌教會的傳道人到雙崎部落傳福音，有少部份的族人信了教，我們家族也信了，而這些信的家族大部份是稍來社的後裔，都是親戚。由於我們這些信真耶穌教的信徒被部落人排擠，說我們禱告時像 mahuni，又加上我們的水田、土地有很多在三叉坑地方，因此大家便向部落商量，甘脆舉家遷到三叉坑地方。在遷徙的過程之中，我們把本來在雙崎部落周邊的水田和土地和那裡的親戚交換，他們也把在三叉坑一帶的水田、土地交給我們，所以那裡還有我們許多親戚，雙崎部落的陳家是我們的親戚。遷到三叉坑之後，就開始建立部落，沒有再回去了。

九二一大地震時，我們這裡受災很嚴重，房屋倒了幾間，也死了人。經過一番苦鬥之後，政府重新為我們蓋了新部落，在原部落土地上興建新的社區，這就是我們目前的模樣。

四、其它耆老綜合口述：黃德池、林建治之父、朱木貴等

三叉坑，位於東勢以東約七公里地，在牛蘭坑溪上游，觀音山南方山麓。三叉坑泰雅人原居南勢村境稍來社，日據時，移居雙崎。台灣光復後，民國三十五年，信真耶穌教會者被誤認為與妖術 mahuni 有關，會傷害他人，與社人不和，

頭目蘇彥 巴給(Suyan · Page)聽取傳教師林春榮之意見遷離雙崎，另移牛蘭坑東北山麓，因其地有三條溪流相會，故被稱三叉坑，又因盛產薩雅侯(Sayaho)，亦名薩雅侯，另外當地 seyux-九芎樹非常多，故泰雅人習慣上稱 seyux。

中華民國遷台，政府完成興築東勢到雪山坑(東崎)道路，起自東勢，沿牛蘭坑溪而上，經牛蘭坑，抵三叉坑，再往北越觀音山脊，入雙崎，又沿大安溪口北行，經竹林、達觀，而抵雪山坑，對自由、達觀兩村之對外交通，貢獻頗巨。

五、三叉坑以前的祖靈祭

根據南勢頭目 洪德發敘述，族人前一晚或清晨搗製黏糕，待天明後，各家之家長攜帶少量的酒及黏糕到部落之外，把樹葉排好後，在上面陳列該食物，又於呼喚祖靈請來用祭品之後頭也不回地走回家。據稱回到家後，族人就攜帶酒肉去頭目家集合，並在那裡設酒宴，整個utux ni'an一起歡同歡樂過節，此即稍來番的祖靈祭。稍來社與白毛社統稱稍來番，雖屬於同一「gaga」，但是南勢番的兩個部落卻分別舉行祭祀。他們都各有一個大祭主，深夜拿一把小米到郊外的新墾地埋下，返來後各戶家長才前去舉行同樣的播種儀式。

六、三叉坑以前的播種祭

根據南勢頭目 洪德發敘述，三叉坑以前的收割祭，根據他們的族老洪德發及林光田林光耀兄弟口述，風俗是在播種祭之前，清早射下一種小鳥(名稱不詳)，取出其膽與少量的小米一起舂搗，"由一人帶到社外，並於割草、設置祭壇後供奉該物，祈願全社之幸福，然後又播種一合左右的小米。司祭者回到社內後，各家就攜帶酒肴到頭目家開酒宴，酒宴結束後，立即把司祭者所播種之小米挖出，分配給每一個人播種在自己的田地，但現今此風習已廢絕，因為已經敲有過山田燒墾的生活了。

七、三叉坑以前的收割祭

根據南勢頭目 洪德發敘述，本族人於月全缺之日舉行收割祭的祭典。天未明前，各戶各派一人至田地摘取一小米穗，貯藏在倉庫內後，再群聚在祭主家設宴，此祭主稱plahanh gaga，即gaga的守護者。據說古代在祭祀日清晨，全祭團之各戶家長聚集於頭目家，從其中選出有很多田地且家中經濟充裕者，讓其先至田地摘取一穗小米，並在戶外舂搗後分配給各戶;各家把該小米帶回，並且丟棄在戶外，然後才各自到田地去採摘小米穗，吊在屋內。